

戏迷、摄友“混搭”的我

□周平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戏迷，碰上想要看的戏，一天几场都不嫌累，哪怕凌晨刚几千公里飞回家，倒头睡没多久，还是会闹钟叫醒冒着大雨去场子里看戏。

熟悉我的人，也都知道我还是个摄友。即使晚饭后出去散个步溜个达的，也会时不时地拿着个手机拍上拍下拍东拍西。

作为这么一个戏迷兼摄友的“双料混搭”，人们常常看到的我，是看戏时总带着相机，在满足耳福兼眼福的同时，还绝对贪婪地把舞台上那些精彩美好的瞬间“咔嚓”下来。

我爱拍演员角色喜怒哀乐的神态，爱拍他们举手投足的动感，爱拍他们相互间的交流互动，爱拍五彩光影下他们的浓彩淡墨，爱拍他们可能在台上难得一现的“突发”，爱拍不一般角度中的他们，更爱拍剧情细节中的他们……

像几乎所有的摄友一样，我电脑里也藏着数百个照片文件夹。其中一个名为“大小戏台”的，塞满了我从本世纪初至今拍摄的沪剧、越剧、京剧、锡剧、昆曲、黄梅戏、滑稽、评弹、相声等各种戏曲，以及话剧、舞蹈等舞台剧照、戏曲名家。每当耳旁伴着那些让我陶醉的各种唱段，打开文

件夹一张张翻看时，就好似又走进了场子——

沪剧名家茅善玉的剧照我拍得不算少，从《红灯记》的铁梅到《露香女》的顾露香，从《雷雨》的繁漪到《敦煌女儿》的樊锦诗，或者是晚会、讲坛上的她，都是那样要么鲜明的角色示人，要么自如的侃侃而谈，但2006年初这一组照片中她却是如此的尴尬：拿着话筒有蹲在地上的，有弯着腰的，还有坐椅上的……全然没了平时台上那美妙的神韵风采。原来，那回市里组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下乡巡演，那天巡演来到松江佘山举行。茅善玉上台后突感一阵不适，且并非一般的疼痛和难受，不得已她只能蹲在了台上，但她还是想坚持，便让人搬了把椅子上来，坐在那里硬是勉强唱完了一段……于是这才有了茅善玉这一组看似没有“风采”实际却极显“精神”的照片。

在“大小戏台”相册中，有一张一般人都颇感不解的照片。画面中，除了一只穿着白袜的脚压在一面鼓上，上方两只手上分别是两根鼓棒外，再无其他。

照片拍摄于2016年10月。作为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演出项目，来自全国7省市、9个剧种的14位戏曲界代表

人物集聚上海，以三场总时长600分钟的演出，20折经典戏曲折子戏，荟萃为了部活化的中国戏曲“浓缩大观”。演出节目中，中国最古老剧种之一、来自闽南地区的梨园戏，保留着与京昆系统全然不同的表演形式，特别是乐队中那蜚声中外、素有“万军主帅”美誉的特种司鼓技法，全场的表演和音乐节奏全由它指挥着。鼓师司鼓时，瞧着演员台上的表演，将一只脚抬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位置变化和运力轻重，敲出千变万化的鼓点，指挥着乐队中其他的乐器，一心数用，几百年下来无可替代。

那天，望着那一抹追光下那只白布袜的脚，伴着两根上下飞舞的鼓棒，翻转腾挪间仿佛也有了表情，在鼓面上熠熠生辉。我全然顾不上台中央唱演的名角，只把镜头对准了台侧这神奇的“压脚鼓”，仿佛一定能从中拍出一个乾坤旋转来似的。

要说这些年来，在市区各大小剧场拍得最潇洒自由的还得数2017年上海广播节“九州百戏·绝活儿”展演那次。演出是在白玉兰剧场，场子不大，但观众席与其他有无名气的剧场略有不同，整个场子前后坡度明显；正中两栏座椅，外侧各有女儿墙般档栏，栏

外是宽宽的走道。我这“剧照拍摄者”在走道里前后左右随意走动，不阻挡观众席中任何一位观众。那一天，我拍到了展现椅子功绝技的蒲剧《挂画》，演员飞身上圈椅，展现双腿立、单腿立、单腿蹲、凤凰展翅、童子拜佛等种种表演；拍到了泉州悬丝木偶《钟馗醉酒》，真正体味了“死木头揪住活人心”这句泉州俗话。本没有生命的木偶钟馗，靠着演员的一双巧手，犹如有了灵魂，有了生命，在台上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传神地表达出了人的思想情感。

但让我拍得最过瘾的当是堪称昆曲做工戏的《醉打山门》。它讲述的是“花和尚”鲁智深潜往五台山削发出家，嗜酒的他一日大醉后模仿寺中十八罗汉造型，寄托抱负：时而拉长身形呈“长臂罗汉”；时而鼓起肚子呈“大肚罗汉”；时而以头依拳呈“思考罗汉”；时而以单腿支撑下蹲，另一腿悬空平伸呈“打坐罗汉”；还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拳杖罗汉、抱膝罗汉、望月罗汉、睡罗汉、捧狮罗汉、看书罗汉、擎天罗汉……整折演出，演员始终以单腿支撑全身，变换着十八罗汉的高难度造型，扎实的功底令全场观众瞠目结舌。而我则时而不停旋转变焦环，时而前后左右走动变换站位，真可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拍得那才叫个爽啊！

细细想来，我拍舞台照，从起初的仅仅拍下演员在戏台上的影像，到后来开始慢慢留意抓拍我

们平时看戏时可能会忽略掉的他们一闪而过的一举手一投足，再到看见舞台上那特意设计的光影处理会情不自禁兴奋，可以说，如今我进剧场时对于摄影抓拍的期盼并不会比享受唱演视听的欲望低了。

前不久被邀请去上海大剧院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并观赏开幕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当然不带相机是绝对舍不得的。但刚刚坐下才拿出来，就被服务员小姐很温柔地命令道“先生，不可以拍照噢！”“我不打闪光灯的。”我想跟她捣捣糨糊。“那也不可以拍的！”得！又不让拍！好吧，不拍就不拍，咱今天就做一回好观众吧。于是，相机放回了相机包。可是，谁叫这舞剧编演得这么美艳绝伦呀，特别是那几个光影处理极为漂亮的大场面，诱惑得我实在是忍不住，趁那服务员小姐不在边上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拿出相机，装上镜头，端拿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舞台咔嚓嚓一阵连拍，也不管拍得如何，随即马上放到座位下，又正襟危坐得那么一本正经。嗨，这叫啥人品哟！自己想也想也差劲得很。

其实，对我等这些草根摄影爱好者“舞台摄影”大门越关越紧的，早已不仅仅是大剧院了。这两三年来，各大剧场纷纷亮起了“红灯”，这不让拍，那不许摄，真不知今后我这戏迷兼摄友如何才能满足这特殊的爱好享受哦！

一生两用为丝瓜

□施永培

秋末冬初，宅前一棵有些年月的半死半活的香樟树，树枝上高悬着几只丝瓜，“老树枯藤廖瓜，枝头丧气垂挂。风儿吹过晃荡，无人理睬荒唐。”见着老熟的丝瓜可怜高悬枯枝，触景生情。那真是时代不同了，同样的丝瓜命运堪异。

五十年前，还在我们的儿时，初冬时节，那老熟的丝瓜，可是小孩的最爱。老熟的丝瓜即丝瓜络，虽不能再做菜食用了，但可以洗净晒干卖给镇上供销社的药店。据说丝瓜络是一味中药材，由供销社药店统一收购，论质按斤计价算钱，这样很自然地会吸引人去采摘来卖。那些皮青质实老丝瓜，得用力去剥皮，皮去可见瓜肉厚实，拿到水沟去洗。“风寒水冷洗瓜络，去浆用籽净丝网。”十几只丝瓜洗下来，寒风吹得小脸红扑扑，冷水浸得小手胡萝卜。再将洗净洗白的丝瓜串在一条绳子上晒太阳。几个晴天，经过晒干后的清白洁净的丝瓜络形体会蓬勃硬朗，很见精神，用细绳捆扎，拎着去药店卖。一般可以卖到几元或十元左右。这在那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对于那时已经干老的丝瓜，瓜皮干脆裂缝，还粘着瓜络，得用手耐心去一块快，或一片片地剥离。“瓜在手里晃动，籽儿络中跳荡。皮去粒甩络净，脸笑脚快赶卖。”丝瓜络卖到的钱，可以买文具，玩具，可以买油盐酱醋，可以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之需，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高兴。

丝瓜，为一年生攀援藤本植物；原产于印度，汉时被引进。因其果实老了以后瓜瓤成丝网状，所以叫“丝瓜”，别称蛮瓜、绵瓜、天吊瓜，又因丝瓜络像骷髅，而被叫作“天骷髅”，听着有点骇人。花果期夏、秋季，果实圆柱状，直或稍弯，表面平滑，通常有深色纵条纹。未熟，即嫩着时的丝瓜，去皮之后，肉质肉棉，瓤软瓢柔，籽米籽嫩，一起做菜吃；做法上可凉拌、炒食、烧食、作汤、或榨汁用以食疗；既可独成菜，也可与其他食材搭配，常与毛豆、白扁豆、肉丝、榨菜、小白虾、豆腐等组成菜

品。丝瓜烧成的菜，味美味鲜味道好，丝瓜肉软质绵，老人小孩最喜欢。老熟，即熟透时的丝瓜，里面呈网状纤维，称丝瓜络，此时不能再做菜食用了，通过一定的加工程序作为一种中药材，或可代洁具，洗刷灶具及家具。宋陆游《丝瓜》中云：“丝瓜涂硯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可见老熟的丝瓜也被人爱。丝瓜前半生作为食材供人享用，老熟后作为药材或洁具被人使用。一生两用，尽献人类。大人小孩，全都宠爱。

丝瓜，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磷，铁，维生素B₁、维生素C，还有皂甙、植物黏液、木糖胶等。功效很多，丝瓜中维生素C含量高，可抗坏血病；维生素B₁含量高，有利于小儿大脑发育及中老年人脑健康；丝瓜藤茎的汁液具有保持皮肤弹性的特殊功能，能去皱美容，故丝瓜汁有“美人水”之称。从丝瓜中可提取到一种具有抗过敏性物质泻根酸醇，具有很强的抗过敏作用。

丝瓜种植也很方便。利用山墙搭架，或老树、枯枝、篱笆作架，或原地种子播，或秧苗移栽植，待苗儿生长长到有卷须时，则想法傍架引蔓让其攀援生长。宋杜北山《咏丝瓜》：“寂寥离户入全声，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再适时做些除草等活儿，满架的丝瓜会惹你爱、笑开怀，嫩时好蔬菜，老了可卖钱。

不知何时起，丝瓜络被遗弃。作菜肴的丝瓜，依然被人喜欢，从农家菜桌，来到了城市酒店，成了宴客之菜，好不风光。而现在的丝瓜络好像已无身价，不再被人利用，遗忘在枯树枝丫，在寒风中可怜摇晃，在冷雨中哭丧摆动。同一事物，时代不同，命运迥异。

其实，丝瓜络还是可以用来作洁具的。比如，现在用钢丝球作洁具，在环保、安全等方面，肯定不如丝瓜络好。只是丝瓜络作洁具，为什么不被人看好？！我迷惑，我不解！

期待着，让丝瓜的余生再次发挥作用。

开河

□刘向东

那个年代弘扬的是军民一家亲，每逢农忙或冬季开河，驻地部队总会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有次，父亲集合了一连的战士，腰扎武装带，斜挎水壶，肩扛铁锹，雄纠纠气昂昂地出发了。一听说是去帮社员们开河，我们几个伙伴便立即带上捕鱼工具紧跟而去。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热闹又壮观的场面。当时我和玩伴们还特地站到河堤高处，似如检阅开河的大军。只见河两岸红旗招展，河堤上竖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农业学大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大牌子。河道里人山人海，岸边残雪斑斑，快要见底的河上还飘浮着寒气逼人的冰渣子。可那些铲泥的、装筐的、挑担的个个头冒热气，有的干脆脱去了棉衣。生产队长还不时地站到高处仰起脖子振臂呼喊着：“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与此同时，父亲猛地一吹哨子，全连战士齐声回应：“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

农致敬！”而彼此的呼喊又像是力量的注入，甩开膀子你追我赶的热火场景与“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歌声和“嗨哟嗨哟加把劲呦”的号子交织在一起，仿佛奔腾的河水在宽阔的河道间起伏荡漾。这时，我们也不怕一脚陷入河泥里，瞅准积水处那些惊恐万状的鱼儿，先用篮子并排挡着，再用竹竿击水追赶。见鱼儿慌乱地窜至篮子处，等着的伙伴迅速提起篮子。尽管开河前生产队抽水时用鱼网已捕了一遍，但我们依然能兜起一些漏网的鱼儿。稍大的我们就躲到不远处的桥上烧烤吃，那焦香的味道真真是惬意无比。从那以后，只要听说哪里有开河，我们就决不放弃，因为趁机捕鱼实在是刺激又实惠的开心事儿。

前不久我重访故地，父亲的军营经几番改造已不再有曾经的印记，但营房后的河道却风采依旧。清凌凌的水上倒映像着的一排排绿树一片片芦苇和蓝天白云时而清晰如画，时而影影绰绰，时而又幻化成了当年父亲带领战士和社员们开河的壮观景象。

过天真的少年一旦开始堕落，便不免越陷越深，终于变得满脸风尘，面目可憎。但是相反的时间却把温和的笑痕、体液的延伸、成熟的风采、智慧的神韵添加在那些追求善良的的人身上。

同样是煮熟的米，坏饭与美酒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在那一点点酒曲。

同样是父母所生的，谁堕落如禽兽，而谁又能提升成完美的人呢？是内心深处，仅仅环抱不放的、求真求善求美的渴望。

时间怎样对待你我呢？这就要看我们自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期许我们自己了。

时间

□王青春

酿。它有一个美丽惹人遐思的名字，叫女儿红。

是什么使那些平凡的米，变成芬芳甘醇的酒？

也是时间。

到底，时间是善良，还是邪恶的魔术师呢？不是，时间只是一种简单的乘法，令原来的数值倍增而已。开始变坏的米，每一日都在不断地变得更腐臭。而开始变醇的美酒，每一分钟，都在继续增加芬芳。

在人间，我们也曾看到